

诗歌创作的“新诗旧律”互文与时代共鸣

○周航

梁峰出版了两部诗集,分别是《致敬岁月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,2026年4月版)和《岁月诗痕》(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,2026年1月版)。这两部作品收录了新诗和格律诗词,它们如同硬币的两面,一起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诗歌空间,前者自由奔放,像江河奔涌,后者严谨工整,像松柏挺拔。二者虽然形式存在差异,但在精神脉络上保持着密切联系,形成了“新诗旧律”这种互文和对话的关系。当代诗坛中双轨并行的创作实践并不多见,这让我们从一个新角度来理解梁峰诗歌的独特价值。

一、宏大叙事与微观褶皱的辩证统一

梁峰诗歌最主要的特色,在于他把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和个体生命的微观体验结合在一起。不管是新诗还是旧体诗,他都在“致敬”的庄重姿态中,悄悄进行着一场深情的“抒情考古”。

他在新诗《党旗颂》中这样描写革命历史:“鲜红的旗帜里藏着一百年的力量/旗帜上那些针脚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的岁月/每一根线都穿过弹孔与鲜血。”在这里,宏大的党史被还原成母亲的针线这一具体且温热的细节,抽象的时间在具象的物象中获得了可以触摸和感知的质量,在七律《在党旗下宣誓》中,他写道:“身当九千万粒粟,志作八百里涛音。”“九千万粒粟”这一意象把党员个体比作微小却不可或缺的粮食,和“八百里涛音”的壮阔形成张力,体现了大中有小、小中见大的特点。

“大中有小、光中有影”的辩证笔法在旧体诗《汀泗铁魂》中也变得非常明显。桥头立

留下的弹孔记录着忠烈的精神,田间地头的茶树云雾安慰着鬼雄的英灵,“弹孔”作为战争的微观印记,“茶云”代表和平年代的日常图景,两者放在一起,历史的伤痛和当下的安宁就有了明显的对话。梁峰的诗一直拒绝浮光掠影的概括,坚持对对象进行“肌理、褶皱和裂隙”的挖掘,这便是他超越单纯颂歌、达到丰富意蕴的主要原因。

二、现代意象对传统格律的成功“破壁”

假如新诗的自由形式天然适合容纳现代经验,那么梁峰在旧体诗词创作中最大的突破,就是把高铁、电商、二维码、无人机、直播、芯片等现代事物自然融入传统格律,达到了旧瓶装新酒的艺术革新。

七律《电商兴桂》可以说是典范:“键盘敲破九秋霜,网销金英达八荒,带露琼苞入镜,穿云驿骑已驰江”,“键盘”“网销”“入镜”等现代词汇同“琼苞”“驿骑”等古典意象结合得非常自然,没有产生不协调的感觉。新诗《家乡变奏曲》中也写道:“如今的乡村/是美丽中国花园里娇艳的花/每一片花瓣都绽放着小康”——“二维码”“小康”等时代热词被赋予了诗性表达,读起来亲切自然。

这种创新并非生硬嫁接,而是使现代元素和传统意象形成互补,七律《滕王阁》里,“物联网连今古梦,霓虹灯续大唐章”,“物联网”和“霓虹灯”把滕王阁的古今变化变得具体,不仅扩大了格律诗的表现范围,也使作品拥有明显的时代特征。陈佐松在序言中指出,梁峰达到了“守正出新”的境界,他在坚持平仄对仗法则的基础上,敏锐地把握了新时代的精神状态。

梁峰将现代元素融入其中,主要不是为了展示技巧,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主题的表达。新诗《金山银山金银山》中“绿化不是倒退/而是另一种前进”的生态哲思,旧体诗《油菜六记》里“直播带货连千邑,科技增产惠万黔”的乡村振兴书写,现代意象都成为承载时代主题的载体,而不是表面的点缀。

三、故土情结与人文关怀的精神共鸣

故乡在梁峰两部诗集中多次出现,成为情感起点,不管新诗还是旧体诗,他描写咸宁和嘉鱼这片土地时都怀着深厚的感情,构成了贯穿始终的故乡叙述。

他在《咸宁,我深爱的家乡》这首新诗中写道,万国咸宁这个名字包括着千年的祈愿,桂花的香气从五百年前的枝头一直飘到现在。旧体诗《咸宁桂花吟》则吟咏:咸宁八月桂云稠,金粟垂枝压楚丘,同一片桂花林在新诗中自由舒展,在旧体诗中凝练隽永,形式不同,情感相通。

更重要的是,他描写故乡的内容没有局限于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怀旧,而是把历史记忆和现实发展进行交织。新诗《咸宁的桥》里,汀泗桥有一百年前的月光凝结成青石上的苔衣,北伐军的战马嘶鸣从地心升起,旧体诗《汀泗桥》里写道:“铁衣曾染碧波东,弹丸犹铭北伐功。”这同一座桥,同一段历史,两种诗体一起完成了对英雄土地的致敬。

这两部诗集都关注普通劳动者,这属于它们共同的人文底色。新诗《打工人》和《流水线上的农民工》描写底层奋斗者的辛苦和尊严,手指在流水线上跑动,好像这样就可以摆脱身后黑色的影子。旧体诗《平凡世界》和《街头速

写》系列中,“卖菜翁”“修鞋匠”“环卫工”等平凡人物纷纷进入诗歌:秤星浮雪量天地,茧掌摊开岁月金——这种“为生立传”的写作姿态,使梁峰的诗歌走出象牙塔,贴近生活。

这两部诗集中都包括对人性善恶和处世哲理的思考。新诗《人性之美莫过于诚》《开悟与修行》和旧体诗《见世情甘味》《见善恶十咏》形成了精神互文,一起构成了梁峰作为诗人知识分子的价值底色。

梁峰在《岁月诗痕》后记里承认,格律诗和新诗就像他的文学双翼,一翼传承古典精髓,一翼拥抱现代精神,共同承载着对岁月深沉的致敬,该比喻正好说明了他创作的主要特点。

当代诗坛中,新诗和旧诗相互隔绝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,像梁峰那样既能够同时进行双轨发展又都有各自建树的诗人较少。他的实践表明,新诗的自由和旧诗的格律并不是完全冲突的,而是可以互相滋养、彼此启发的。新诗给旧体诗词带来了题材拓展和语言革新的活力,旧体诗词也给新诗提供了意境锤炼和音韵美感的参照。

《致敬岁月》和《岁月诗痕》这两部作品分别表现了不同的创作方向,前者属于面向时代且直抒胸臆的自由之歌,后者则属于回望传统并且经过精雕细琢的格律之吟。二者表明,只有立足于时代、扎根于生活、坚守于传统、勇于进行创新,才可使诗歌无论是新体还是旧体,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。梁峰通过四十余年创作实践,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诗人怎样在岁月的天空里飞翔,在“致敬”和“歌唱”中,完成了对生命、家国和时代的深情辨认与铭记。

粽香里的旧时光

○朱保云

临近端午,朋友递给我一个格外特别的粽子,那是一只比我巴掌还大的长粽,与我们常吃的三角粽截然不同。拆开粽叶,糯米的清香瞬间在屋里弥漫开来,尘封的记忆也随之从心底缓缓苏醒。

三十年前,我十八岁,父母因病相继离世,尚未完成学业的我不得不早早开始自谋生路。舅舅见我处境艰难,便托人在他所在的城市为我谋得一份清洁工的工作,即便只是打扫庭院,我也欣然接受。那单位家属院的门房有两层,领导将二楼的一间小屋临时分给我住:两张长凳架起一块木板,垫上褥子,铺上母亲留下的花床单,被子是姐姐帮我缝好的。后来领导又特意让我去家属院的小库房里,找了张旧书桌和旧凳子。每个清晨,我拉开淡绿色的窗帘,推开玻璃窗,晨光便透过那窄窄的窗口洒在书桌上,那是我心底最温暖的颜色。我在这个小小的“家”里,一住就是三年。

那间小屋紧邻马路,虽有车马喧嚣,但关上门便能静下心来读书。唯有一个声音总扰我“清静”,通常在午后,我们快结束午休时响起:一位年长的阿姨,拖着绵软的长音由远及近的叫卖“粽子……卖粽子喽……”,接着手推车的咕嘟声就闯进耳膜。我知道车上摆着一口铝锅,里面装着各式粽子,有红枣蜜粽、豆沙粽、清水白粽等。若要买,阿姨便娴熟地剪线、拆粽叶,把“褪去外衣”的粽子放在小碟子上,用小刀轻轻划上两刀,淋上蜜糖。那甜丝丝、带着凉意的粽子入口,霎时像一块冰,浇灭了暑气,也抚平了夏日里的躁动。

微薄的工资,时常入不敷出,每逢休息日,舅舅就叫我去吃饭,给我改善伙食。那些年的夏天,每次去舅舅家,他除了做一桌饭菜,临走时还不忘塞给我几只粽子。回到小屋,书桌上摆着一排书,我随手抽一本坐下读,直到暮色渐浓,肚子饿得咕咕叫,才打开灯,拆开舅舅给的粽子,细细咀嚼,糯米的清香混着书页的油墨味,成了我那些年最富足的精神慰藉。

后来远嫁南方,每逢端午吃到的粽子,不是包着咸蛋黄,就是裹着肥肉,我总也吃不惯。有一次,婆婆提回一串小巧的甜粽,转身从厨房拿来白糖罐:“这粽子得蘸白糖才好吃。”只见她先在碗里铺了层白糖,再把剥去粽叶的粽子放进小碗里滚了滚,让它裹上一层细密的糖粒,这才将碗递给我:“现在尝尝。”我忽然想起舅舅当年塞给我粽子的模样,低下头轻轻咬了一口,软糯的米香裹着白糖沙沙的颗粒感在舌尖散开,那甜味直抵心底,像一根细弦被悄然拨动,眼眶竟忍不住湿润了。等情绪稍稍平复,我抬起头,嘴角扯起一个甜甜的笑,对婆婆说:“真好吃。”

看着婆婆鬓角新添的几缕银丝,在暖光里泛着柔润的光泽,我忽然明白,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甜味,连同岁月中流淌的旧时光,一下子就漫上了心头。原来无论在何处生活,爱,始终都围绕在身边。

历史不会忘记

——三峡试验坝前的沉思

○罗红涛

在赤壁城的南面有个地方,这里曾经叫长办施总,现在是陆水枢纽管理局。这里矗立着一个看似平常却绝不平凡的大坝,——陆水枢纽工程三峡试验坝。

山河寂静,大坝无声。历史不会忘记,六十多年前那一纸文件,写下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,记录了共和国领导人的宏韬伟略,擘划出新中国水利建设的蓝图,让陆水枢纽工程的名字镌刻在荆楚山河的画卷里,也让三峡试验坝的功勋承载在历史的丰碑上。

历史不会忘记,1958年10月那一声号令,一万多名解放军战士,四万多名援建民工,天南地北的技术人员,三千名集体转业铁道兵,汇聚在陆水河泥泞的石滩,一千多个昼夜的奋战,肩挑手提,战天斗地,日以继夜、愚公移山。200多项水利科研成果,让山河彻底改变了模样。群山间竖起一座巍峨大坝,

湖岸边蜿蜒十二座副坝,坝底下暗藏着一座发电厂,它们组成陆水枢纽工程三峡试验坝。

这不仅是一座普通大坝,也不是一座小型发电厂,甚至不仅仅让河流改变了模样,陆水枢纽工程一出生,就承载着光荣的使命。200多项水利科研成果,世界首创混凝土预制安装技术,为三峡工程留下宝贵的数据,为中国水利建设积攒了底气和力量。它抵御了多次大的洪峰,它灌溉了流域内万亩良田,也让两万多移民翻开了新生活的篇章。试验坝傍的长江水电学校,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水利人才,他们成为中国水利建设的点点繁星,闪耀在大江大河的工地上。

山河寂静,大坝无声。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。陆水枢纽工程如一位花甲老人,步履蹒跚。

共和国没有忘记这座功勋坝,5.3亿的除险、加固工程,让花甲老人焕发新颜。1号坝改造为有闸控制非常溢洪道、新建交通桥和泄洪渠;主坝、2号、3号坝除险、防渗,北灌溉渠人

行道改造,新修防汛公路畅通无阻;水文监测系统让水质保持生态平衡,陆水河的鱼儿通过自动升鱼机重返故园,加固后的三峡试验坝正发挥更智慧、生态的功效,造福流域的万户千家。

山河寂静,大坝无声。今天,漫步在三峡试验坝,放眼库区,陆水湖碧波荡漾、水质A级是国家4A风光;

回望坝下,一河两岸灯火璀璨照亮市民休闲散步的日常,凝望坝底,蕴藏城市动力的发电厂,每一次转动如铿锵的心跳,为千家万户泵来源源不断的明亮;蓄水、防洪、供水、发电、旅游观光,三峡试验坝的功效,远不止六十年、六百年,

更是造福子孙、庇佑古城的千年屏障。此刻,站在亚洲最长粘土坝——8号副坝旁,环顾四周,山清、水秀、堤美,无限风光。

山河寂静,大坝无声。历史的功勋并没有被遗忘,人们记得,陆水枢纽工程是中国水电建设的摇篮和功勋;

它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安澜,它滋养着千万百姓的平安;它更是赤壁,这座历史古城熠熠生辉的名片。

西瓜记

○张红军



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

每次读到汪曾祺先生这句话,我总会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口井。夏天好像就是从这一声“咔嚓”开始的。

文人写西瓜,总带着点脱俗的雅气。南宋文天祥写过:“拔出金佩刀,斫破苍玉瓶。千点红樱桃,一团黄水晶。”切个瓜,硬是写出了金戈铁马的豪气。元曲里也有“楼高水冷

瓜甜,绿树阴垂画檐”的句子。西瓜古称“寒瓜”,在古人的笔下,它消解的似乎不仅是三伏天的暑热,还有凡俗的烟火气。

其实除了诗词,丰子恺先生还画过一幅名为《西瓜》的漫画,寥寥几笔,几个孩子正围着大西瓜大快朵颐,连瓜皮上的纹路都透着俏皮。但在我小时候,西瓜没那么多诗意,它就是漫长夏日里最实在的盼头。

那时候家里没冰箱,井水就是最好的冰柜。午后,父亲会把刚买回来的西瓜用麻

绳系好,慢慢沉到井底。那几个小时是最难熬的,小孩子的眼睛总忍不住往井台边瞟。等到傍晚,暑气稍微退去一点,把瓜捞上来,瓜皮上全是细密的水珠,摸上去透骨的凉。

母亲把瓜放在院里的旧木桌上,手起刀落,“咔嚓”一声,瓜裂开了。没有文天祥诗里的“苍玉瓶”那么讲究,但红瓤黑籽露出来时,那股清甜的味道瞬间就飘满了院子。

我总是等不及,抓起一块就啃。井水镇过的瓜,凉意顺着喉咽直沉进胃里,浑身的燥热一下子就被浇灭了。吃得急了,汗水顺着下巴滴在背上,母亲摇着蒲扇走过来,嘴里念叨着“慢点吃,别冰着肚子”,手里却把最中间、最甜的那一块递给了我。

吃完瓜,父亲总舍不得把瓜皮扔了,他拿起一块干净的瓜皮,在胳膊上蹭一蹭,说是能降温去痱子。那时候我懂什么叫“下咽顿除烟火气”,只知道这口瓜吃下去,连眼睛都是舒服的。

现在城里的超市一年四季都有西瓜,冰箱也能随时拿出冰镇的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吃在嘴里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后来想想,大概少的是那口深井的天然凉意,是捞瓜时的那份眼巴巴的期盼,也是那个只要一块西瓜就能高兴一整晚的自己。

带着诗的词再雅,终究抵不过记忆里那口牵动井水的期盼。前儿天路过菜市场,听见摊主一刀下去“咔嚓”一声,我愣了一下。脚步没停,但鼻子好像已经闻到了老家那口深井的味道。



龙舟的鼓声

○陆章健

龙舟的鼓声
有节奏
有力度
助兴端午这个节日
喧闹我的村庄
鼓声阵阵
激昂我年少时的心跳

又是一年端午节
龙舟的鼓声
在我的梦中响起
鼓声阵阵
那节奏
那力度
似在喊我
加速归乡的步伐

梦里我还看到
击鼓的槌子
敲痛了我的乡愁

暴风雨

○听松

压抑了多久
让你如此震怒
不管不顾
不计后果地
表达自己的情绪

前面是风
后面是雨
你裹挟大片的乌云
誓要碾压眼前的一切
那狰狞的面孔
平复后的你看到
肯定会吓自己一跳

穿行在暴风雨中
叩问人世炎凉
无处躲藏
无处逃避
但仍坚信

风雨过后才能见彩虹
磨砺之后才会有成长
我更相信
一定能穿越这片风雨
达到理想的彼岸

旧扇微凉

○欧婉毓

抽屉深处那把蒲扇
竹骨已被汗水浸成琥珀色
奶奶摇过的夏天
全收在这一圈圈旧纹路里

蝉叫得人心头发烫
她坐在藤椅上慢慢摇
风不大
刚好够吹干我额上的汗
井水镇过的西瓜切开
红瓤甜到了嗓子眼
她笑着说,慢点吃

后来我走了很远的路
空调吹出来的风太冷
冷得让人想不起
那年蒲扇底下
为什么连梦都是暖的

如今扇子老了
她也老了
可我每回握着那竹柄
还是觉得——
有一双手
替我把整个夏天
轻轻摇成了温柔

那些旧日子不说话
却比什么都结实地撑着
我往后每一个
快要撑不住的黄昏

像一丛竹那样立身

○赵浩平

梦见自己,长成一丛青竹
风过林隙,竹影晃动
心意的人,踏光而来
我微微俯首,抖落竹屑

他脚步未停,不肯为我驻足
我便收拢四散的细枝
任凭秋霜覆叶,冬雪压梢
春来依旧破土抽笋
一岁一枯荣,一岁一重生
根须深扎厚土
此生便学青竹,清直立身